

烟台故事

昆嵛山上埋忠骨

曲修涛 王锦远

仙姑顶

于建章

昆嵛山主峰泰礴顶西侧约5公里的山岗上，绿树掩映着40多座坟茔，这里安葬的多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。其中唯一一座有名有姓的坟茔里，长眠着的是位于山岗西侧曲家口村的曲修章。

曲修章，小名小升，1920年7月生于曲家口村一户贫困农家，弟兄三人，他排行老三。虽家境困顿，他却自小乐观聪慧，十几岁就加入村里的秧歌队，常到邻村巡回演出，宣传抗日救国。

1940年，曲修章的二哥曲修连秘密加入党组织，成为曲家口村首位共产党员和首任党支部书记。受哥哥影响，曲修章经常帮着村里的党组织站岗放哨、传递情报，成为哥哥的得力助手。

1941年春，21岁的曲修章经哥哥介绍参军，成为牟平县独立团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。当时日军在水道镇设立了一处大型据点，驻有日伪军340余人，筑有8个碉堡和3个地堡。牟平县独立团第九营常在水道、莒格庄、玉林店（时称昆阳区）一带开展武装斗争，打击该据点的日伪军。

1942年春，为应对日军扫荡，第九营化整为零，组织数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昆阳区各村。曲修章也被编入一支武工队中，成为一名坚强的武工队员。他与另外两名战士组成工作组，经常深入卧龙、太格庄、岔河等村，动员群众抗日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，壮大抗日力量。

1943年6月5日，水道据点的日伪军欲趁麦收时节去卧龙村抢粮。曲修章与战友们获悉情报后，一大早便深入村中，分头通知组织群众坚壁清野、转移上山。彼时的卧龙村有200多户，三人奔波两个多小时，拂晓前便将全部群众安全转移。本随第三批群众转移的曲修章，走到村口发现有一份文件遗落村中，他二话不说当即返村取回。

此时，东方的天际已泛起鱼肚白，晨雾尚未散尽。曲修章行至村口，便与日伪军的先头部队迎面相遇。狭路相逢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曲修章拔枪便射。枪声划破清晨的寂静，两名鬼子应声栽倒，激起一片尘土。

日伪军先是一愣，随即像炸了窝的马蜂般散开，迅速形成一个扇形包围圈。他们一边疯狂射击，子弹“嗖嗖”地擦着曲修章的头皮飞过，打得身旁的土墙碎石飞溅，一边步步紧逼，企图将他活捉。

激战中，曲修章只觉右腿一阵

剧痛，仿佛被烧红的烙铁狠狠烫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鲜血已然浸透了裤管，顺着小腿汩汩流下。他强忍剧痛，顺势就地一滚，躲进路边一个石碾之下，利用这唯一的掩体继续抵抗。

趁着敌人火力稍歇的间隙，他迅速从怀中掏出文件，毫不犹豫地将其撕得粉碎，一把一把地塞进嘴里，强行吞咽下去。随后，他再次探身射击，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准的枪法，又击毙了两名敌人。然而，一刻钟后，弹匣打空。

一群鬼子嗷嗷叫着涌了上来，像一群红了眼的饿狼。他们粗暴地将曲修章从石碾下拖拽出来，拳脚如雨点般落下，砸在他的身上、脸上。曲修章的脸上沾满了泥土与血污，嘴角溢出一丝丝的鲜血，但他依旧怒目圆睁，死死盯着眼前的敌人，没有丝毫的屈服。

鬼子们并未就此罢休，其中一个鬼子用刺刀抵住他的后背，逼迫他起身，然后拖着他挨家挨户搜刮粮食。曲修章拖着受伤的右腿，在剧痛中艰难前行，每一步都在身后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。

日伪军见村民和粮食踪影全无，当即一把火将村庄焚毁，随后又拖着重伤的曲修章返回了据点。此时的曲修章已浑身是血，双脚趾甲也被磨掉，血肉模糊。

几个鬼子匆匆将他丢进厨房旁边一个盛柴草的小黑屋后，便不管不顾地去了伙房。

那位负责日军伙食的厨师，是个面冷心热的汉子。看着曲修章血肉模糊的样子，心如刀绞。他灵机一动，顺手抄起一个泔水桶，装出一副要去喂猪的样子，慢吞吞地蹭到了黑屋的附近。

确认四周无人后，他迅速从桶底摸出藏好的凉开水和玉米饼子，通过木窗的破洞递了进去。然而，天不遂人愿，几个喝得醉醺醺的鬼子正巧推门而出，一眼便撞见了这“违禁”的一幕。鬼子们顿时兽性大发，一声怪叫便扑了上来，雨点般的拳头和军靴瞬间落在了厨师瘦弱的身上……

殴打完厨师后，鬼子的暴行变本加厉，再次将黑手伸向了曲修章，他们拳脚并用，一再逼问粮食的下落。然而，曲修章紧咬牙关，始终一言不发，仿佛一座沉默的山岳，任凭敌人如何施暴，都无法从他口中撬出一个字。

见逼问无果，鬼子们竟从火盆中抽出烧得通红的铁条，狠狠烙向曲修章的脊背……曲修章的身体剧烈抽搐了一下，随即头一歪，昏死过去。

惨无人道的鬼子并未就此罢休，一盆冷水兜头浇下，强行将他

激醒。曲修章艰难地睁开双眼，眼神依旧倔强，面对敌人的再次逼问，他紧闭双唇，用沉默表达着不屈的蔑视。

鬼子们彻底失去了耐心，竟丧心病狂地拿出数枚一寸多长的铁钉，用锤子狠狠钉进曲修章的双脚。剧痛让他浑身痉挛，鲜血顺着脚底蜿蜒流淌，他虽已奄奄一息，意识模糊，却始终没有发出一声求饶，更没有透露半点信息。

当天傍晚，黔驴技穷的鬼子们终于放弃了最后的幻想。他们拖着遍体鳞伤、几乎失去知觉的曲修章，来到据点内的一片菜地。鬼子们草草挖了一个不足两米深的土坑，便将他粗暴地埋进了坑里。随着泥土一锹锹落下，他的身影逐渐被黑暗吞噬，最终与这片他誓死守护的土地融为一体……

1944年8月25日，胶东东海军区以雷霆之势攻克水道据点，“铁打的水道”终被拔除。战斗结束后，那位曾在日军伙房帮厨的老师傅，怀着满腔悲愤与敬意，向我军战士详细讲述了曲修章烈士就义的经过。每一个字，都浸透着血泪；每一句话，都诉说着不屈。

几天后，曲修章的哥哥曲修连，在几名战士的陪同下，带着工具和一口薄棺，来到了那片菜地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挖掘着，当遗骸重见天日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——鬼子竟将他头朝下倒着活埋了！那土坑浅得令人发指，他的双脚距离地面，竟不足二十厘米。

此时距烈士就义已一年有余，遗容虽已难辨，但双脚上那几枚锈迹斑斑的寸长铁钉，却依旧清晰可见，仿佛在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滔天罪行。众人强忍悲痛，含泪将烈士的遗骸收殮入棺。当日，他们护送着英雄的灵柩，踏上了返回曲家口村的路途。

次日清晨，曲家口村笼罩在一片肃穆之中，一场隆重的追悼大会在此召开。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自发赶来，送英雄最后一程。

十时许，伴随着低沉的哀乐和震天的鞭炮声，曲修章的灵柩被缓缓安葬在村西南曲氏祖坟最南端的中央。墓前，一尊高80厘米、宽40厘米的白色石碑巍然耸立，碑身阳面，“抗日烈士曲修章之墓”九个大字遒劲有力，入石三分，仿佛镌刻着烈士不朽的英魂。

1965年3月，按上级指示，村民又将烈士灵柩迁移至村东烈士陵园。如今，40余座开满鲜花的坟茔如座座山岗，与巍峨的昆嵛山一同矗立在胶东大地，矗立在人民的心中。

在牟平区莒格庄镇西仙姑村，矗立着一座雄伟挺拔的山峰，名曰仙姑顶，山顶之上，曾建有一座香火绵延的仙姑庙。提及山中仙姑，世人便会联想到八仙之一的何仙姑，而这里的仙姑，正是何仙姑本人。相传，何仙姑便是在此山顶得道飞升，后人为感念其仙迹，便在山顶修建仙姑庙，世代供奉。

民间传说，何仙姑本是胶东人士，本名何盛花。她自幼生得貌美聪慧，性情温婉贤淑，十六岁时，已是亭亭玉立、风姿绰约的少女，上门说亲的人络绎不绝，几乎踏破家门，可她一心向道、潜心修行，对所有婚事全都婉言拒绝。待到十八岁，父母见女儿年岁渐长，迟迟不愿婚嫁，心中焦急不已，便私自做主，逼迫她与本村一位石匠成婚。何盛花执意不从，为坚守修道之心，趁夜深人静悄然离家，历经长途跋涉，来到牟平昆嵛山脉的这座山峰之巅。

立于山顶，她遥望北面苍茫大海，心中满是对父母的愧疚与不舍，心中默念：爹娘保重，女儿此生无法侍奉双亲尽孝，唯愿你们平安顺遂。思绪万千之际，她纵身跃下山崖。就在此时，奇事发生：一团洁白祥云凭空浮现，稳稳将她托住，缓缓朝着天庭飞升。原来，这祥云乃是吕洞宾所化，他早已看出何盛花慧根深种、一心向道，特意前来渡化她成仙。

二人正乘风而行，不料被二郎神的哮天犬察觉，哮天犬误以为吕洞宾用法术强拐凡间女子，当即狂吠不止，想要上前阻拦救下女子。二郎神见状，立刻洞悉是吕洞宾渡化有缘人，当即喝止了哮天犬。这便是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”的由来，也印证了吕洞宾心怀善念、度化世人的仙者风范。

玉皇大帝见到吕洞宾渡来的何盛花，赐名何仙姑，并将她列入仙班，与铁拐李、汉钟离、蓝采和、张果老、吕洞宾、韩湘子、曹国舅七位仙人并列，至此，八仙队伍圆满成型。而后八仙齐聚蓬莱阁，各显神通渡海前往极乐世界，便是流传更广的后世传说了。

当地百姓为纪念何仙姑在此山顶得道升仙，便将此山命名为仙姑顶，山脚下的两个村落，也分别得名东仙姑村、西仙姑村。后人在山顶修建仙姑庙，庙宇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，整体建有一座正殿，两侧分列配殿，香火事宜由全真道士主持打理。

可惜的是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仙姑庙被拆毁辟为田地，庙宇的建筑木材被运往城区学校，用于修建校舍；那些古色古香的砖瓦构件，时至今日，依旧零散堆放在仙姑顶的山顶之上，诉说着这段尘封的仙迹往事。